



凤凰坪

程清彦◎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凤凰坪

程清彦◎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凤凰坪 / 程清彦著. — 西安 :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 - 7 - 5513 - 0576 - 1
I. ①凤… II. ①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01067 号

凤凰坪

作 者 程清彦
责任编辑 曹 彦 陈明月
装帧设计 × × ×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
印 刷 陕西汇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插 页 2
字 数 492 千字
印 张 30.75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531 - 0576 - 1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061

作者简介



程清彦 陕西省韩城市人，作家、诗人、学者，曾任编剧、记者、编辑、副总编、主编。先后发表中短篇小说，舞台、影视剧本，报告文学，诗词等计约 500 多万字。中篇侦破小说《斗牛图之谜》，曾在《中国法制日报》连载 25 期。报告文学《长安街头的黄祸与形形色色的骗局》，被 20 多家报刊转载。采访陕西省女监狱的纪实文章《大墙内依然阳光灿烂》，是国内首篇报道女子监狱的长篇通讯。主编的《新青岛人手册》为中英文对照，图文并茂，被称为“青岛名片”。诗集《野风集》和学术文章《究竟谁是千古一帝》《浅论

红颜祸水》得到广泛好评和专家评论。《禁毒戒毒歌》被媒体誉为“国内首部以诗歌形式宣传禁毒戒毒的普及性读物”，称该书“填补了建国以来以文学艺术形式普及禁毒戒毒工作的空白”，2007 年 5 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7 月第二次印刷，2008 年 5 月第三次印刷，荣获 2007 年《和谐中国》征文金奖，作者于同年 11 月 18 日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颁奖仪式，该书也是国内第一部由市（县）委政法委、教育局、总工会、禁毒委联合下发推介文件的文学书籍。

目 录

金凤凰	(1)
凤凰落架	(6)
相亲之日	(12)
英雄救美	(17)
报恩风波	(21)
移花接木	(27)
冒名顶替	(31)
酸枣沟定情	(37)
山沟沟来了大干部	(43)
月亮泉	(47)
高风亮节	(52)
误陷情网	(57)
色狼本色	(62)
柴俊虎出差	(66)
被扭曲的灵魂	(71)
风流寡妇	(76)
祖孙传奇	(81)
初绘蓝图	(88)
同病相怜	(94)
身残志坚	(100)
中秋节	(105)
张凤仙投河	(110)
张凤仙的丧事	(116)
情海恨波	(121)
光棍与寡妇	(126)

苦涩的爱情	(131)
骗奸风波	(137)
时代的强音	(142)
梦寐以求	(148)
小舢公求婚	(153)
血案即将发生	(159)
鹰愁崖	(165)
批评与自我批评	(170)
丁贵赶庙会	(176)
情深意重	(181)
麻子老三	(187)
“四人帮”的“斗私纠风会”	(192)
古庙会上的精彩镜头	(197)
可怜天下父母心	(203)
龙泉沟	(209)
“老板”和“东家”	(215)
微服私访	(221)
伟大的人格	(227)
常委扩大会	(233)
麻将之道	(243)
山本太郎	(249)
酒醉心不迷	(255)
“牛魔王”杀鸡	(260)
扰人的新洞房	(265)
洞房惊变	(270)
奇缘巧配	(276)
双凤归巢	(281)
十三的月亮	(287)
草原风情	(292)

牛狼犬喋血	(299)
民俗风情	(303)
两个新女婿	(308)
小宝打电话	(317)
闹社火	(325)
威风锣鼓	(330)
群英初会	(335)
教授应聘	(342)
渤海黑牛	(352)
七彩山鸡	(363)
日本客商	(370)
洞房花烛夜	(376)
人狼奇缘	(383)
沸腾的山沟	(389)
服装模特	(396)
清明扫坟	(404)
狐仙传奇	(413)
三上狐仙岭	(418)
兄弟换妻	(430)
春桃离婚	(435)
临别赠言	(443)
柴二狗捉奸	(453)
动物王国	(462)
分红大会	(472)

金凤凰

麦熟杏黄，正是青山披翠，鸟语花香的醉人季节。放眼望去，满山遍野的青松翠柏郁郁葱葱，随风起浪。半人多高的茅草丛中，夹杂着许多叫不上名的野花，姹紫嫣红，五彩缤纷，令人感到心旷神怡。

随着一阵叮叮当当的铃铛声，柴二狗牵着一头大青骡，小心翼翼地走下一段青石板路，把缰绳递给骑在骡背上的张凤仙，笑嘻嘻地说：“凤姐，到好路上咧，你放心大胆往前走，我给你唱支山歌。”

骑在骡背上的张凤仙快活极了，她为堂弟柴二狗在娘家张家坪介绍了一个对象，今儿个是相亲之日，男女双方一见钟情，谈话不到半小时，便眉目传情，要不是有人在场，没准儿两人早就搂抱在一起乱咬乱啃上了。如今的年轻人，感情投入快得像闪电，这桩亲事自然是一拍即合，当下就说好了订婚的日子。男女双方对媒人感恩戴德，好话说了几大筐，从不喝酒的张凤仙，也被软磨硬缠地灌了两大杯啤酒，终因不胜酒力，在她母亲的窑洞里睡了两个多小时，直到此刻，头还有些发晕。她也斜了柴二狗一眼，嗔骂道：“唱你娘个腿！设着法儿把老娘灌醉，你俩方便多了是不是。老实交代，亲嘴了没有？”

柴二狗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壮小伙，中等个头，长相身材都和堂兄柴俊虎有些相像。俊朗中显露着几分顽皮，爱说爱笑爱开玩笑爱出洋相，人称“活宝”，伙伴们都叫他“赖狗”。听到堂嫂的问话，柴二狗扮了个鬼脸，嬉皮笑脸地挤眉弄眼，油腔滑调地唱起了电影《红高粱》的插曲：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往前走，莫回呀头，
通天的大道，
九千九百九十九……

张凤仙随手从崖壁上掰下来一块土疙瘩，“怦”的一声砸在二狗的脑袋上，笑骂道：“一股子流氓味，回家去唱给你妈听！”说罢咯咯地笑着，用缰绳在大青骡屁股上抽了一下，大青骡“得得得”地向前跑去，张凤仙吓得花容失色，连声叫着：“二狗！二狗……”

到了这个年代，尽管青龙川交通不如山外那么方便，但也早已告别了以驴代步的历史，村民们走亲访友不是骑摩托就是坐三轮，川道的村庄，差不多家家户户都有自行车。这儿有个流传下来的老规程，男女双方在结婚之前，必须请媒人骑鞍鞴鲜亮的骡马，最不济的也要骑毛驴。张凤仙坐过各种型号的汽车，还会驾驶 80 型摩

托,可骑大青骡还是大姑娘坐轿头一回。大青骡不比摩托,有油门有刹车的可以随意控制。凤凰坪在山脚下,张家坪在山头上,一上一下十多里,去时是上坡路,大青骡缓步而上,自然是无惊无险。回来是下坡路,刚开始由二狗牵着缰绳,一颠一颠的,使张凤仙感到既新鲜又体面。大青骡这么一跑,把张凤仙吓得可不轻。

柴二狗自小放过羊放过牛,也赶过脚,调理牲口是一把好手,他大喊一声“吁”,大青骡就停住了,张凤仙惊魂甫定,双手紧紧抱住鞍梁,一动也不敢动。柴二狗从张凤仙手中接过缰绳,把张凤仙扶端坐正,趁机在张凤仙的大腿上捏了一把。这几年,人们受电视、电影、录像以及报纸书刊的熏陶,思想解放多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之间说些脏话、粗话、酸话和开一些恶作剧的玩笑,已是司空见惯,张凤仙自然也不在乎柴二狗捏一下抱一下的。她略略定下心来,冲着柴二狗娇叱道:“笑!笑你娘个屁!把骡子牵好,要不我就不骑咧!”

柴二狗笑嘻嘻地说:“凤姐,你不愿意骑骡子,我背你走。”

张凤仙瞪了柴二狗一眼,嗔骂道:“回家背你妈去!”

柴二狗做了个要搂抱张凤仙的假动作,张凤仙扬了扬巴掌二狗哈哈一笑,牵着小青骡一边向前走,一边由衷地说:“凤仙姐,你长得真美啊,俺虎哥真是好福气,兰花能有你一半好,我心甘情愿一辈子把她当神仙敬着!”兰花是他今天刚确定关系的对象。

张凤仙是张家坪老支书张平安的独生女,是青龙川一只引人注目的金凤凰,从小就出名叫响,为啥呢?就因为她生得俊,长得俏,一张瓜子脸,白里透着红,丰腴的两腮两个酒窝儿,又圆又深,一双丹凤眼,犹如一潭秋水,清明黑亮,那眉眼,那鼻子,那小嘴,整体搭配的那么恰到好处那么精致。饱满的胸部,纤细的柳腰,修长的秀腿,千娇百媚。站着惹眼,走过撩人,回头率绝对是百分百。张凤仙到底长得有多好?二狗们编出一段顺口溜来,成了青龙渡周围不公开的流行歌曲。顺口溜用的是陕北民歌《青线线,蓝线线》的曲调儿,头两段是这么唱的:

张凤仙那个张凤仙,
真是个美天仙,
脸如桃花眼如水呀腰细屁股圆。
看一眼哪个看两眼,
还想看三眼,
越看心里越像扇子把呀把火扇……

再后边那词儿自然而然的是一些粗话,酸话,说得出口,也入得耳,但写不上纸。

订亲好似小登科,柴二狗高兴得直想翻跟头,他嘴里哼着赞美张凤仙的曲儿,脑海里却老是想着兰花。张兰花是张凤仙一个出了五服的堂妹,她虽然远没张凤仙那么美艳,那么光彩照人,可也颇有几分姿色,具有一种独特风韵。脸形多多少少和

张凤仙有些相像，比张凤仙富态，黑里透红的脸盘上，总是绽着纯真的笑意，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喜欢直勾勾地看人，柴二狗迎着兰花儿的目光，心里陶醉了好几回。兰花儿个头不高，胖胖墩墩的很丰满，浑身上下透露出一股青春气息。特别是那对圆鼓鼓的乳房，把粉红色的衫子顶得老高老高，一走一动一闪一颤的，从开得很低的领口望下去，活脱脱的两只小白兔，吸引得柴二狗魂不守舍，心猿意马地胡思乱想。

张凤仙是头一回为人说媒拉纤，没想到竟这般容易，如此顺利。旗开得胜和被人奉承、高看的喜悦，使她的虚荣心获得了很大的满足。早知这样，何必推三阻四的延误到今天呢？要是早些听了丈夫的话，说不定柴二狗和兰花儿早就拜堂成了亲，自己也早就披红挂花坐花轿的风光过一回了。

平地坐轿车，山道骑骡马，各有各的感受，各有各的趣味。大青骡身高体壮得像个庞然大物，却善解人意十分温顺，步履稳健，宽厚的身背犹如平坦的舢板，既安全又舒坦。张凤仙居高临下，美目四盼，大有一种跨马游街之感，特有的虚荣心得到了另外一种满足。这位被誉为“金凤凰”的青龙山第一美人 and 凤凰坪的第一夫人，在趾高气扬之际，又一次想入非非，觉得漫山遍野的花草树木都在向她躬身致意；盘旋啼鸣的飞鸟蜂蝶在向她献媚问好。张凤仙的父亲张平安是张家岭村的党支部书记兼村长，她从小就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心头肉，嫁给柴俊虎后，更是被娇惯得像个公主，啥事都得由着她的性子。她爱打扮爱出风头更爱占小便宜，无论是谁送啥礼物她都敢收，能办了和办不了的事都敢拍着胸脯满口应承，她只认钱财只听奉承话，根本不考虑违法不违法违纪不违纪，更不顾及柴俊虎的威信和脸面。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笨蛋才犯傻呢！狗剩媳妇一连生了两个女儿，三天两头请张凤仙帮忙，硬是把一套十分漂亮的套裙和一千元钱塞给了张凤仙，张凤仙硬是逼着丈夫从县计生委糊弄了一张准生证。村里谁想申请庄基地，只要张凤仙应了口，瓮中捉鳖，十拿九稳。无论多难办的事，张凤仙总会想方设法办得让人心满意足。其实，张长凤仙办的很多事柴俊虎都不知道。年轻的村主任曾因舍己救人勇斗歹徒而闻名遐迩，既是乡党委委员又是县人大代表，乡上县里的熟人多的是，认得柴俊虎能不认识大美人张凤仙？张凤仙打着丈夫的旗号办事，能不大开绿灯能不给面子？张凤仙不是妇女主任，但是妇女主任的职权都让她越俎代庖了，妇女主任刘凤珍成了摆设，直骂张凤仙是搅乱朝纲的姐已是狐狸精。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因为嫉恨张凤仙，也就嫉恨上了柴俊虎。“四人帮”的一番运作，导致了柴俊虎被罢免的风波。星移斗转，张凤仙成了凤凰坪的“夜郎国王”。为了能鹤立鸡群高人一头，张凤仙申请了一块庄基地，逼着丈夫实现婚前诺言建起了一座与众不同的“柴家大院”。张凤仙心想事成，春风得意，做梦也没想到自己所作所为，为丈夫也为自己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这颗定时炸弹被引爆之后，不仅是柴俊虎中弹落马，更使她这只自命不凡的金凤凰折翅断魂，最后不得不在汹涌澎湃的青龙渡里香消玉殒！

柴二狗是柴俊虎的叔伯兄弟，因为父亡母残，家境不好，初中没结业就辍学在家，成了地地道道的小农民。柴二狗生就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火爆脾气，爱打抱不平，为人办事泥水不避，风雨无阻，从小就是孩子王。柴俊虎当了村长以后，让柴二狗当了民兵排长和治保主任，是柴俊虎一员得力干将。二十大几的小伙子，身体壮得像头牛，精力特别旺盛，有空就往录像馆里钻，常常是夜不归宿，害得他那半哑的母亲心急如焚，黑灯瞎火的到处找儿子，有一次险些跌入深沟。无论从哪方面讲，柴俊虎都应该关心这位堂弟，可他是一村之长，整天忙得昏头转向，也不便去为人说媒拉纤，就委托爱人张凤仙为柴二狗物色一个对象。张凤仙瞅着得意忘形的柴二狗，故作正经地问：“二狗，想不想早点结婚？”

柴二狗迫不及待地说：“想啊，越快越好么，如今是改革年代，啥都讲个快速，连火车都要提速呢，咱也得紧跟形势。”

张凤仙说：“那你就给我叩三个响头，我保证今年以内让你和兰花拜堂成亲。”

柴二狗嬉皮笑脸地说：“那我保证明年以内生个胖娃娃！”

张凤仙啐了一口，笑骂二狗不要脸，柴二狗故作神秘地压低嗓门说：“凤姐，你给我传授传授一点经验，新婚第一夜咋个和新娘子上床？”

张凤仙咯咯地笑着，也故作神秘地弯下身悄声说：“那还不简单呀，你多留点神，看你家那条母狗咋个和公狗来，你和兰花儿就咋个来就行了呗！”

柴二狗双手抹脸，怪模怪样地学了两声狗叫，惹得张凤仙笑出了眼泪。

说说笑笑，十多里山路不觉长，拐个弯儿，走如沟口，来到了青龙渡，再穿过一片柳树林子，便来到了凤凰坪村口。农历五月的天气，日头火辣辣地挂在空中，烤得大地热热燥燥的，散发着一片热气。满街满巷见不到一个人影，家家门上都挂着大铁锁。水渠旁边的树荫草丛中，躺着几头肥猪和吐着鲜红舌头的狗，三五成群的公鸡、母鸡白由自在地在觅食，对擦身而过的一头大青骡子和两个大活人熟视无睹。张凤仙跳下骡背，以手作梳梳理那头并不显乱的披肩发，美目四顾流盼，见满街满巷悄然无声，心知肚明是咋回事，小嘴一撇不屑一顾地冷讽热嘲：“连狗大个人都看着，得是提防日本鬼子大扫荡，上天入地打地道战去咧！”

柴二狗是个马虎惯了的马大哈，根本就沒把今天的村民大会往心上放。他把大青骡的鞍子卸下来，很在行的让大青骡就地打了几个滚，慢条斯理地把大青骡拴在大槐树上，大大咧咧地说：“娘希匹，平白无故的开啥尿选举会！谁他妈的咸吃萝卜淡操心，偷偷摸摸写黑状乱咬，查出来老子非让他断胳膊坏条腿！凤姐你是王母娘娘吃蟠桃，稳坐稳吃放一百八十条心，我和水生、卫东几个人给大家都打过招呼咧，不管他乡上县上是啥意思，凤凰坪的村主任还得是俺虎哥当！凤姐，你知道那些举报材料都是谁写的吗？”

张凤仙忙问：“是谁？”

柴二狗说：“就是咱们村的‘四人帮’啊，是妇女主任刘凤珍和麻子老三领头煽风点火，有人看见他们经常在一起开黑会。哪天要是让我给堵住咧，非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张凤仙撇撇嘴，不屑一顾地说：“麻子老三想当村主任，那得看他家祖坟冒青烟了没有。刘凤珍算老几？给老娘系鞋带都不够格！”

正说着，高音喇叭传出一阵刺耳的电流声，紧接着是一个鼻音很重的声音：“静一静，吭，静一静，吭，按照刚才讲的，现在开始投票，各监票员注意，吭……”

这是老支书田根年那人人都听惯了的声音。柴二狗自鸣得意地说：“听，还是老支书主持会议，大水冲不了龙王庙，有龙王爷坐镇，鱼兵虾将能翻起啥尿大浪！”

张凤仙轻轻哼了一声，掏出小手帕在她那并没有汗珠的俏脸上拭了拭，抬头挺胸，雄赳赳气昂昂地向村委会大院走去。她根本不相信那些平常点头哈腰的山野乡民，敢在她眼皮下动刀动斧地要砍掉柴俊虎这棵参天大树！张凤仙一改往日那种婷婷袅袅的身态，故意大踏步地冲进会场，那双闪闪发光的高跟鞋在她脚下发出一阵声响，她要敲山震虎，要起到一鸟入林百鸟压声的作用。

鳳凰落架

鳳凰坪西臨青龍渡，背靠青龍山，川道從村東繞村而過，村民居住比較分散，山腳，山溝，山腰到處都住有人家。在靠近青龍渡的長堤後邊，錯落有致地住着近百戶人家，是鳳凰坪居住最為集中的一個自然村莊，二狗們戲稱這兒是鳳凰坪的“首都”。

距山道不遠的村口，兩棵枝繁葉茂的梧桐樹下，鶴立雞群般地矗立著一個飛檐拱斗的新院落，門樓的牆面全部是瓷磚貼面，配有龍鳳呈祥的彩色圖案。門楣上“平為福”三個字，是用一塊核桃木雕刻的匾額，金光閃閃，熠熠生輝。寬闊的院子裡，不像其他農戶那樣雜亂無章，格外清爽格外整潔。大院坐西朝東，南北兩頭靠牆之處，種滿各種草木花卉，農村常見的月季花和牡丹正是葉綠花紅，滿院飄香。院中央的葡萄藤撑起一片翠綠，剛剛挂絮的枝枝蔓蔓招引得成群蜜蜂盤旋飛舞，別有一番景致。葡萄架下擺放著山里人慣用的石桌石凳，是吃飯納涼的好地方。院子西邊是借著崖勢砌鑿的三孔窑洞，北邊是一排瓦房，牆上挂滿干辣椒、干豆角和金黃金黃的包谷穗。整個院落寬敞幽雅，被人稱為“柴家大院”——這就是村主任柴俊虎的新居。

柴俊虎原來住在山腰，只有三間舊瓦房和兩孔窑洞。到了男大當婚的時候，老支書田根年大力周旋搭橋牽線，“金鳳凰”落到了鳳凰坪。為了能娶到青龍川第一美女，柴俊虎和媽使盡渾身解數，舅父姑父姨夫們全都披挂上陣，盡其全力，為張鳳仙買了一輛 80 型雅馬哈摩托和一台 29 寸大彩電，並寫下五年內另蓋新房的保證書，終於風風光光地把張鳳仙迎進了柴家大門。

提起柴俊虎，並非等閒之輩，在青龍川很是出名叫響。柴俊虎十二歲那年，在青龍渡當了一輩子艍公的父親患上了食道癌，把家底掏空全部支付了醫療費用，最後還是撒手西歸了。留下孤兒寡母，恹恹惶惶苦度光陰。那年柴俊虎正上六年級，他聰穎好學，年年當班長，也是村里的孩子王。爹死后，他一改往日上樹扒鳥窩，下河撈魚蝦和領頭打群架的壞毛病，一有空就往家里跑，放牛喂雞割豬草，啥活都干。手能生金，勤可致富，幾年後，柴家徹底翻了身，屯里有存糧，銀行有存款。柴俊虎上高中後，母親積勞成疾，形容憔悴。柴俊虎不忍心讓媽再干累活，收秋打夏場里地里不干利索不回校。一心不能二用，柴俊虎高考只差三分而名落孫山，背著鋪蓋卷回到了鳳凰坪。村支書田根年慧眼識人，讓柴俊虎到村委會當文書。當村幹部的第二年，柴俊虎見义勇为，赤手空拳勇鬥三名輪奸婦女的歹徒，身上多處受傷，上了電台登了報，隨後就是入黨提干。柴俊虎當了村主任後，兩年干了三件足可流芳百世的大好事，一是引進耐旱抗蟲不易倒伏的“小偃 6 號”小麥品種，當年平均畝產達到六百斤，是整個青龍川有史以來的最高產量，一舉扭轉了整個青龍川的糧食結構。二

是把临近青龙渡的一座荒山整修成层层梯田,引进优良果树,建成了全县第一个百亩果园。三是用公款引进了一批“巨峰”葡萄苗,每户十株,严令保栽保活,两年以后,凤凰坪成了闻名遐迩的葡萄沟。随着时间的推移,年轻的村长在掌声和鲜花中,慢慢轻轻飘飘起来了,用他手中的权力,为亲朋好友办了不少事。更为可悲的是他过于宠爱张凤仙,由着张凤仙的性儿来,张凤仙背着他干了许多违纪违犯原则的事,他竟一无所知。去年后季,柴俊虎顶不住张凤仙的枕头风,不顾母亲反对,硬着头皮实现了婚前诺言,东挪西借建造了被人称为“柴家大院”的新居。随之,举报信接二连三地飞到了乡上和县里有关领导的办公桌上,随后就是乡上和县里派来了工作组,再后来就是改选大会。

俊虎妈是个慈眉善眼的家庭妇女,满头华发,形容枯瘦,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说老也不老,还不满六十岁,但长年累月的操劳奔波,把她磨炼成了一副衰老相,腰也弯了,背也驼了,走起路来再也不像过去那样风风火火的一溜风了。面对活蹦乱跳的小孙孙,她常常是苦笑着摇头叹息,深感力不从心。

这些年,日子好过了,儿子也成了一村之长,按说该过几天舒心日子了,可俊虎妈自打搬进被人们称为“柴家大院”的新居以后,就一直感到忐忑不安,她觉得变化太快,快得令人不敢相信。俊虎妈明白自己的家底,盖这么气派的新房新院落,钱从哪来?张凤仙过门不久,就成了一家之主,掌了经济大权,一切都得听她的。自从小宝呱呱坠地后,张凤仙便成了家中的太上皇,动不动就使小性发脾气,根本就没把他母子俩往眼里放。唉,母以子贵,贵得无边无沿咧!

柴俊虎在妈面前是个孝子,在媳妇面前是个五好丈夫,对张凤仙的话是言听计从,百依百顺。俊虎妈担心儿子受媳妇的唆使,用了来路不明的钱,收了昧良心的礼,将来会跌跤。她背着张凤仙问了好多遍,柴俊虎总是笑嘻嘻地说:“妈您放心,啥事儿也没有。”近来,俊虎妈觉得眼皮直跳,提心吊胆地只怕出啥事,整天愁容满面,忧心忡忡。上午,张凤仙回娘家让二狗相亲去了,吃过午饭,俊虎说下午要开村民大会,让她在家里照看小宝,不要到会场去,她就觉得有些心悸,觉得眼皮跳得更厉害了,她坐卧不宁,魂不守舍地出出进进,小宝调皮捣蛋浑闹,她破天荒地打了小宝一巴掌。

村支书田根年那鼻音很重的话,从挂在树上的高音喇叭中传遍四面八方,俊虎妈聚精会神地竖起耳朵,仔细地捕捉着村支书传的每一句话。她听清了,村里是开选举会,她的心跳加速,一种不祥之兆笼罩着她的心房,一行行泪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滴在了小宝的脸上,小宝稚声稚气地说,奶奶不要哭,小宝的屁股不疼,一点也不疼,不信你摸摸。俊虎妈用手揩去满脸泪水,亲了亲天真活泼的小宝,心神不定地在院子里转着圈子,不时地朝大门口张望着,她想看看儿子进门后的神情,想着该说些什么安慰话。

虚掩着的大铁门“轰隆”一声被踹开了，张凤仙凶神恶煞般地闯进来，连婆母和孩子瞧都不瞧一下，径直朝她和柴俊虎住的那孔窑走去。“哗啦”一声，葡萄架前的鸡食盆被她一脚踢出去好几米远，正在啄食的十多只鸡一哄而散，一只芦花鸡从张凤仙身边飞过，鸡食溅了她一头一脸。张凤仙勃然大怒，顺手拎起一根棍子，满院子追打着芦花鸡，踢翻了水桶，撞倒了自行车，正在树荫下打盹的小花狗不清不白地挨了一棍，夹着尾巴跑到大门外去了，真正是鸡飞狗跳。俊虎妈又是一阵心跳，怯怯地说：“凤仙，平白无故的，你这是干啥呀？”

张凤仙粗声倔气地说：“火都烧到屁股上咧，还平白无故呢！该死的芦花鸡，不好好下蛋，偏要学着公鸡叫鸣，真他妈的丧门星！”

俊虎妈怔了一下，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唉，一只老母鸡能惹啥祸么。”

“啥祸？天塌地陷的祸！”张凤仙一屁股坐在平常吃饭用的石桌上，冲着婆母直嚷嚷：“你儿子官丢咧，撤职咧，这不是祸难道是福！”

“噢？不让他当村主任咧？他，他犯了啥法呀？”俊虎妈心头一紧，可怜巴巴地望着儿媳。

张凤仙没好气地说：“屁法，他娘的头发！还不是见老娘日子比他们强，眼红得滴血呢，全他妈一群红眼病，喂不熟的白眼狼！”

小宝被张凤仙的凶样儿吓得直哭，张凤仙扬着巴掌说：“哭！哭！你老子丢了官，以后有你哭的日子呢！”

随着一阵慢腾腾的脚步声，柴俊虎垂头丧气地走进门来。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英俊青年，一米七二的个头，身材适中，两条剑眉，一双虎目，英姿勃勃，不苟言笑的脸上愁云密布，一副郁郁寡欢的神态。这次落选，是意料中的事，他早有预感。乡上和县上派人查了那么长时间，尽管老支书使尽浑身解数，千方百计为他活动，为他解脱，但有些明显的事，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是无法赖掉的。柴俊虎心中比谁都清楚，要不是看在他曾经见义勇为，拼死只身斗歹徒救人的份上，最轻也得给个留党察看处分。虽然很多事是张凤仙背着干了的，可他也有失察和客观上的纵容之过。毕竟是同床共枕的恩爱夫妻，出了事让一个家庭妇女去背黑锅，还算是男子汉么？在接受调查期间，乡党委为他说情，县委书记王志辉法外施仁，让乡上找借口在凤凰坪搞改选，给了他一个下台阶的机会，柴俊虎自然是感恩戴德了。

由于是临时走马换将式的改选，匆忙间没有合适人选，几个匆匆物色的候选人，票数还没有柴俊虎得票多。尽管柴俊虎不是候选人，但很多村民还是投了他的票。反正是民主选举，选票是自己的权利，爱投谁投谁，天王老子都管不着。柴二狗和他那些气味相投的伙伴们搞恶作剧，有的在选票上填着拳王泰森，有的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还有人填写的是“结巴猎神”的猎犬“黑熊”和“花豹”。

乡长贾景堂和乡党委书记范孝勤商议了一下，决定村主任先由田根年兼任着，

等到明年换届选举时再另行选举。

村主任由支书兼任，旧人旧事，交接手续很简单，柴俊虎说他头疼，没精打采地出了村委会。一路上，他思前想后，心烦意乱，萦绕在心头的问题很多，目前有两道难关：一是今后怎么办？二是如何应付张凤仙。柴俊虎心中明白，总是以凤凰坪第一夫人自居的张凤仙，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村小路短，还没容他想好对策，已不知不觉地走进了家门。果然不出所料，张凤仙正在大发雷霆之怒。柴俊虎喊了声妈，把小宝拉进怀中，苦笑着对张凤仙说：“你这是咋咧？孩子哭成这样也不管一下。”

张凤仙瞪了柴俊虎一眼：“管个屁！我连我都管不了咧，还管他呢！”俊虎妈看着儿子的神色，心中涌起一股疼子之情，低声下气地对儿媳说：“凤，你消消气，少说两句吧。”

张凤仙斜着婆母说：“咋，嫌话多？嫌话多把我的嘴巴用针线缝住！”

柴俊虎讪讪地说：“凤仙，你，你这是啥态度么？”

张凤仙冷讽热嘲地说：“你态度好，咋让人家给撤职咧？”

柴俊虎像害牙疼似的吸了一口冷气，耐心地给妻子解释说：“体制改革么，全国都一样。不要说村主任，就是乡长，县长也要由群众选举……”

“选个屁！”张凤仙不容柴俊虎多说，冲着丈夫放开了连珠炮：“辛辛苦苦好几年，一日之间交了权，全县几百个村子，就偏偏把你给改选咧！”

一句话噎得柴俊虎半天喘不过气来，心中犹如打碎了五味瓶，什么味都有。小宝睡着了，他把孩子放在母亲的炕上，用发抖的手点燃了一支香烟，狠狠地吸了几口，又坐在石凳上闷声不语，张凤仙还是不依不饶地说：“你犯啥咧？做贼咧？劫道咧？啥特殊化呀，啥以权谋私呀，都是你那伙穷亲戚和你那帮狐群狗党干的好事！今天你来要庄基地，明天他来要救济，连生孩子也要找你这位村主任。就说修路吧，叫你不要逞能，你偏说要致富先修路，硬是让‘四人帮’那伙人趁机告黑状，说咱是胡乱摊派增加群众负担，还说咱是啥暗箱操作吃回扣呢！这下好咧，官丢咧，印交咧，看你还啥能耐！”

生性憨厚的柴俊虎尽管事事都让着爱妻，平时从不粗声倔气地说话，啥事儿都是忍忍就过去了，可今天本来就心绪烦乱，被张凤仙一顿抢白，激得火苗子直往上蹿，忍不住要发火。他猛地抬起头来，望望怔呵呵的慈母，看看撒泼的娇妻，强忍心中火气，心平气和地说：“凤仙，说到以权谋私，我是有很多错误的。不说亲朋好友，就看看你自己吧，咋就那么爱逞强逞能呢？给你说过多少回咧，不要插手村上的任何事，可你就是不听，啥事都想管，惹得刘凤珍乱发牢骚，说咱们家是凤凰坪的土皇上。”

“啪”的一声，张凤仙把茶杯摔在地上，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大吵大叫着说：“扯

你妈的蛋！你自己没能耐，让人家撵下台，冲着我要啥臭威风！走，咱到群众会上评理去！”

说着，一把揪住柴俊虎往门外拉。

俊虎妈看着儿子受屈，心里像猫挠狗抓似的，她惹不起也不敢惹儿媳妇，只好赔着笑脸，可怜巴巴地向儿媳说着好听的：“凤呀，常言说家和万事兴，你是个明白人么，不要和俊虎一般见识，他今几个心里不痛快，胡说八道的得罪了你，你忍忍气饶他一回，等他心中的火气消下去咧，妈让他给你赔情道歉。”

柴俊虎望着母亲那副憔悴的面孔和眼眶中的泪水，心里阵阵发酸。他心中十分清楚张凤仙在这个家中的位置，十分清楚张凤仙在众人心目中的价值。俗话说，没有梧桐树，难落金凤凰。这几年张凤仙之所以能安心和他过日子，还不是因为他当着村主任和家中经济条件比较好么？女人的虚荣心都很强，如今自己不当村长了，娇妻能不伤心么？咋能再火上浇油惹她生气呢。这么一想，柴俊虎顿觉冰消雪化，满心愧疚地冲着张凤仙一个劲地傻笑。

生性好强的张凤仙又一次降服了柴俊虎，心里的火气也就弹了大半，她借坡下驴地向柴俊虎：“官丢咧，权交咧，以后咋办？”

柴俊虎苦笑着说：“咋办？咱有责任田，庄稼人除过种庄稼，还能干啥？”

张凤仙说：“种庄稼？哼，要种你自个儿种，反正我不下地，整天东山日头背到西山，累得屁打脚后跟，一斤小麦能卖几角钱！”

柴俊虎问：“那你说咋办？”

张凤仙冷冷一笑：“你爱咋办就咋办！我是嫁汉随汉，穿衣吃饭，我啥也不干，你就养活我一辈子吧！”

俊虎妈，则怕张凤仙又要脾气，急忙随声附和：“凤仙说的有道理，光有粮吃不行。如今政策这么宽，得想个挣钱的门门。”

柴俊虎怔了一下，心中涌起一阵浪花。凭着这些年的经历，在乡上县上结识了不少人，其中不乏掌握实权的人物，如果挨个去求，还愁寻不着发家致富门道么？不当村主任就活不成了？柴俊虎刚要表态，心里突然就冷了，他是个很要强很要面子的人，低三下四求人施舍的话，他无论如何是说不出口的，只好苦笑着挠头皮。柴俊虎挠挠头皮说：“我从学校回来就当干部，种庄稼还凑合，搞生意连门也寻不着。”

俊虎妈提醒儿子说：“前几天田支书不是和你商量过么，说城里人爱吃鳖，一斤鳖卖一百多块呢，要不咱自己养鳖吧。”

村看村，户看户，村民看的是干部。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树面旗帜，做个榜样。农民是最讲现实的，就是致富也要让干部以身作则带个头。小家小户，谁愿意拿着血汗钱去打水漂？老支书田根年和村主任柴俊虎为了让群众脱贫致富，听广播，翻报纸，苦心孤诣地寻找能让群众脱贫致富的良方妙